



## 事说听语

**编者按：**《事说听语》由中国建筑新闻网独家策划出品，是一档以实践在一线的建筑师的视角来解读建筑行业和社会热点的谈话类视频栏目。栏目邀请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曹晓昕担任主持人，每期邀请两位不同领域的知名嘉宾参与，谈话内容涉及社会热点话题，包括城市、建筑事件、流行时尚、科技创新、社会热点等，话题既在建筑领域之内，又拓展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栏目目前为月播，每期时长 30 分钟。《建筑技艺》作为栏目合作媒体，将每期实录谈话内容。

## 事说听语第一季：从胡同拆迁到保卫城市



2012年初，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遭到拆除，原本计划恢复原貌的“梁林故居”现在只剩下门楼旁的一小间。

此后，济南的英国领事馆、重庆的蒋介石行宫、南京的张治中公馆也陆续被拆除。这一系列的文物建筑拆除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应。可以看出，大家都是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中来关心我们的城市，到底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

《世说听语》第一季，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曹晓昕，携嘉宾中国设计建筑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愷院士以及电视主持人刘禹熙，共同探讨“城市的本土化和建筑状态”这一话题。

### 受保护建筑承载着城市的文化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影响着城市的走向

崔愷：实际上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最近因为名人故居被拆除，大家反应很大，这也说明现在社会对这样的问题非常关心。20年前所有老百姓都在梦想现代化，觉得那些旧房子不值一提，而今天大家都觉得这是文化的一部分，总体来讲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断有被拆除的建筑，而且拆的正是有历史价值和文化线索的建筑，实在不可理解。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在修建两广路的时候，磁器口那儿有一个十八间房，红学界认为是曹雪芹



的故居，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争论。但不管怎么样，大概应该是曹雪芹在那里住过，至于是不是在那里写了《红楼梦》，这不一定。可是在道路展开的时候就面临要拆了，我们也去看了那房子，建筑实际上还很有层次，虽然小，不是那种大宅子，但是仍然很有特点，里面的彩画，虽然有一些斑驳，但还是清晰可见。当时不仅红学界的专家，还有包括建筑、文保方面的专家，都呼吁那个路能不能稍微让一点，把这房子让过去，就稍微躲开一点，这也不是没有先例的。但是到最后房子还是拆了，因为是名人故居，所以当时说拆完了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再迁建，但是这么多年了，大家也都没看到这个东西迁到哪儿去了。

**曹晓昕：**现在有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叫做保护性拆迁或维护性拆迁。自从这个词被发明了之后，就好像在不断地被开发商盗用，先叫做什么保护性、维护性拆迁，就拆走了，然后说是要异地还建。但大家都知道，如果建筑离开了它本来的地点之后，很多历史信息就破碎掉了，甚至于不成立了。说得简单点，其实就是“风水”的概念，建筑一旦脱离了周边环境甚至于脱离边上这颗枣树或者槐树，都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这里头有很多特别微妙的东西。

**刘语熙：**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重建了也没有意义？

**曹晓昕：**不能说没有意义，只是意义已经被降得很低了。

**崔愷：**确实是这样，我相信所有专业界的人士都愿意来原址保护，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之所以后来提了这样的一种方法，也是迫于无奈，因为这些土地在开发当中都是连片开发，在某些地方要保留建筑原址就会造成开发不方便或者建造成本增加，而且保护成本也很高。所以开发商就干脆花大价钱给你搬走。当然，搬走有好几种方法：一种是拆了，然后在异地还建；还有一种是欧洲比较常见的办法，整体迁移，就是把基础都跟地面断开了，然后整体迁移，后一种严格来说稍微科学一点。

**刘语熙：**怎么移？

**崔愷：**把基础跟地面切开以后，在地上放上轴承滚轴，然后铺上轨道就可以拉走。所以一般来讲都是在几十米的范围之内。但是你要从一个街区移到另外一个街区，这从技术上来讲就不可行。但是这两种方法我实际上都不是很赞成，我完全同意曹晓昕刚才说的，就是原址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它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四合院的典范，像这种保护建筑往往都不是特别典型的四合院，保存得也未见得完好，但是因为这些文化事件跟它息息相关，所以它的真实性就变得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还不如贴一张照片。

**刘语熙：**我前段时间去了大理双廊，算是大理的一个新兴旅游景点。其实在双廊就有很多老的白族民居，他们现在为了开发双廊的旅游景区，又开始修一些宾馆、风景点，这样修的可能就和我们其他城市都一样了，后来政府就叫停了这个项目。我在双廊还去见了一个当地挺有名的本土设计师，他的一个理念就是保留白族人的生活习惯和民居特点，然后可能在旧房子的基础上建一些有白族人特色的新民居。这种感觉在我看来还挺好的，因为我们去各地旅游，还是希望看到一点有当地特色的东西，如果房子都是一样的就没意思了。



拆除中的张治中南京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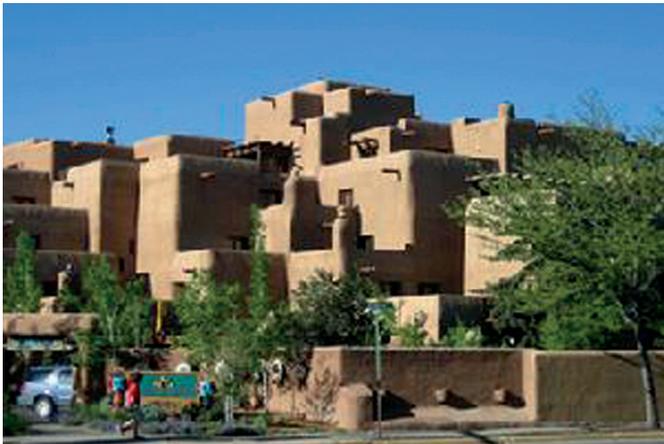


重建后的张治中公馆



济南英国领事馆





圣塔菲



圣塔菲街景



意大利波托菲诺



深圳波多菲诺

曹晓昕：是的，保持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状态，是文化传承最根本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说把那个房子给保留下来。我去过佛罗伦萨的但丁故居和巴黎附近的雨果故居，都保存得非常好，把所有当时的生活状况都保留下来，进到里面就觉得一下回到了当初那个年代，然后你能站在那个年代反过来回想现在我们的生活状态。其实每一个文化信息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素材，如果能尽量把当时人的生活状态保存下来其实是最好的，包括民居的一些器物，这肯定比别的什么都重要。但是现在很多的保护开发都是弄了一个像画画一样的一比一的模型，实际上里面已经完全都被置换掉了。

刘语熙：但这事儿也挺纠结的。比如说有很多老外到北京就想看四合院，但北京要全部都是四合院的话，那么多人怎么装得下？

崔愷：城市，第一，要先为在这儿生活的人服务，而不是完全为旅游者服务；第二，在这儿生活的人精神上会有某一种依恋，实际上跟记忆有关，就是你熟悉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了，你就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在这儿？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然，刚才你说的在大理看到当地的民居，你觉得对旅游者来说很重要，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如何很好地修缮和保护老城，而不是简单地盖。我个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能完全拒绝盖一些地方风格的建筑，换句话说，实际上大部分的背景建筑应该是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性的。很多年前我曾经到美国的一个小镇圣塔菲，它在新墨西哥州，那个地方是印第安人聚集的部落，全部建筑都采用了非常传统的生土建筑的模式。

实际上真正的生土建筑都在印第安的部落里头，可是这座城市的市长包括市议会多少年来都在坚持，就连盖一个加油站都要用传统的模式，所以这个不算大的城市一直保持着比较完整的面貌，但不影响它里面的建筑拥有很多新的功能，包括酒店和画廊。在一些有特色的旅游胜地，应该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带有某一种延续性的建造，或者特别地控制某一种风格，但是对于更多真实的城市来讲，尤其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一些大城市，不太可能把一个城市装扮成某一种凝固点的样子，那就显得非常不真实。

曹晓昕：您说到不真实我又想到一个事儿。在深圳有一个楼盘叫做波多菲诺，实际上是完全复制了国外的一个小镇，据说把招牌都刻成那样的了。



崔愷：深圳还有一个叫东部华侨城，上面有一个维也纳的小镇，你要在那里照一张照片，别人就会真的以为是在维也纳。

曹晓昕：不知道您从文化的角度上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反正我有点想不明白，也觉得很无奈，感觉好像是市场在推进这个事情，人们认为买了个洋房总比不是洋房的感觉要值一点。后来慢慢的时间长了我有点想明白了，或许这就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后面的发展阶段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因为当时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整个世界文化的中心，而是被边缘化了。

刘语熙：就是有一种崇洋心态？

曹晓昕：对，我们努力要去克隆那样一个中心的文化，但实际上所有的文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你不断去克隆别人的文化想成为中心，你就会发现在丢了自己的文化之后，反倒再也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了。不知道是不是社会经济落后时都会有这种不自信的表现？

崔愷：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招商引资一样，只要是来这个城市投资，不管你干什么都非常受欢迎，市长接见、上报纸，实际上那个时候引来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很多是很糟糕的，包括有污染的工业、非常粗放的开发。但现在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长，很多管理者都有了更高的眼光，引进来什么，不引进什么，都有了自己的原则。到今天，旅游成为拉动城市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上有先例，包括世界上著名的旅游城市和在建的一些城市都是这样。

曹晓昕：像“比尔瓦诺”，因为一个建筑师的房子就可以拯救这个城市。

崔愷：对。像拉斯维加斯除了赌博之外，整个城市形态完全都是移植的，到处都是些具有娱乐性的建筑，很不真实，但是仍然吸引了很多人，被旅游者津津乐道。所以城市的管理者觉得这事儿挺好，又能赚钱、又光鲜漂亮。这个时候他们对旅游文化的认知也是阶段性的产物。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就像中国原来的水浒城、三国城电影基地，改了一大堆，以为都能长久地生意火爆，结果没有两年就被人废弃了，根本没人去，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种假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可能慢慢大家又会寻找新的整治城市的手段，这一定是有阶段性的。

## 比“居者有其屋”更重要的，是让居者有尊严，这是一个城市生命力的体现

曹晓昕：我现在特别关注大众的生活，因为刚才也谈到了一个城市的改造，比如很久以前北京大栅栏的改造，实际上都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就是把一些原来的生活给改走了。大栅栏因为开发成本的原因，地租很高，原来的那些小店为了要支撑房租，就把产品价格提高了，提高之后原来的那些客户承受不了这样的价格而放弃了购买，最后这个小店就倒闭了，所以它又得迁到其他租金相对便宜的地方来继续生存。很多老店往往都是一些过去卖剪刀和小器皿这些东西的，虽然都是小本买卖，但其实它是支撑市民底层生活根基的东西，现在我们反而给改走了。对于这个我有些担心，一个有生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城市，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单质化的城市。它应该让所有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得有尊严，而不是说只有月收入达到多少之后的人才有尊严。从这一点来讲，是不是我们在建筑包括城市规划上的理解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崔愷：城市的尊严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形象，其实市民的幸福是很重要的。在旧城改造中经常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原来的四合院的优雅生活，我们建筑学很关注的那种合家团聚、四世同堂的生活早就没有了，基本上都变成了大杂院。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两难，换句话说，你在肯定四合院历史价值和文化





价值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怎么改善？不可避免的情况是人口越来越多，在四合院里面私搭乱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再有，今天的生活跟当年已经很不一样了，四合院无法完全满足现代的生活要求。

前两年我指导我的一个研究生去做一个研究，就是调查很多四合院，看看它们到底跟现代生活是什么关系。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实际上在晚清和民国时，生活的变化虽然不像今天那么大，但是慢慢开始有汽车了，有的人家里有电话了，有的是家里要摆西式沙发了。这时候就发现原来的房子不太好用了，有些人就会在大宅子里盖洋楼。这个过程实际上挺有意思，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对待现实生活需求的一种办法。这个办法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造，他的老宅子肯定还得留着，但是比如说我有三进院子，我把前两进保留，最后一进院子我改成楼房，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变化是跳跃式的，完全没有渐进的过程，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四合院整个房屋产权都变成公家所有，即便是私人的房产，最后也得集中管理，然后公家又没有条件来维修。因为政府当时没多少钱，所以就采用开发的模式，干脆把这块地拆了盖成楼房，希望把当地居民的生活解决好，于是慢慢就变成了商业化的置换，因为城市的中心区寸土寸金，要盖就一定要盖高层或高密度的房子。所以房价越来越贵的时候，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办法原地还迁，只能跑到城市的边缘去。一下子就离开自己原来的故土，可能房子比四合院里头要好一点，但是完全失去了在原来的社会结构里面与周围的联系，肯定不会有任何幸福感可言，这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一般来讲，社会也很难完全公平，因为我们原来四合院的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是不自然的，换句话说，是在公有制的管理体制下逐渐往里迁移了大量原来不应该在这块院子的居民。

这些老百姓迁走之后，由政府来承担他们的安置，然后让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处置房子，可以修，也可以卖，但是从城市保护角度来讲，这地方不允许盖高层，也不允许开发。我前几天在新加坡也注意了这个问题，它的城市中心区有一大片传统街区和老房子，都是私人的物产，但却不允许盖高楼。因为虽然是私人的物产，但是在统一规划当中只能保持原有风格，可以修，也可以卖，但无论卖给谁，都要保持这样的风格。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

**曹晓昕：**这样就把原来的房子作为一种城市视觉的遗产保留下来了。再说一个和我母亲有关的例子，原来我母亲一直住在房山，她有时候进城来，会对现在的北京有点恐惧感，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北京是一个状态，然后一到那儿发现不是了，找不着路，看不到她熟悉的那种场所，所以她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进到这样一个城市里了。我有时候跟她聊天的时候就在想，这个城市应该怎么办。包括我以前刚工作的时候，我记得后街那块儿有很多类似小杂货铺的地方，还有烧烤羊肉串，现在整治之后变得特别干净整齐，突然就找不到原来的那种生活。我不知道雨溪你在北京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北京最好玩的东西是什么？

**刘语熙：**因为我来北京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其实玩的地方还挺少的，虽然我年纪不大，但我还是对一些老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刚才我们也说到四合院，其实四合院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可以让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待在一起。现在有一些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人家已经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周围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家人，他们在小区买房子的时候喜欢买同一层楼的几间房。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心目中的四合院的还原。



## 城市应该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状态，不能过于单一和扁平

曹晓昕：刚才还说到城市过于单一和扁平，我们的住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们给它定的规范都有日照一小时的间距要求。但这又引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市内的这些房子修得太好了，太贵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修改一些规范，就是允许有一些日照稍微少一点，甚至有一些干脆没有标准日照，比如我们在东西向，它依然也有通风、景观，只不过正常的南向日照可能没有。其实这样的房子如果能便宜下来，就特别适合于大多数年轻人，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出去打拼工作，晚上只是需要一个小的、独立的、功能齐全的安乐窝，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人性化的。现在这个城市真的是过于单一化，甚至连住宅风格也变得有点统一追求贵族化，就好像你只有满足两个小时日照才能够算做住宅，满足不了就算违反了标准。

崔愷：对这件事我一直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从历史上观察我们的城市，包括北京，原来的建筑尤其是居住建筑有某一种朝向的要求，多数不是来自对日照的要求，而是来自对风水的要求，就是要不要正一点，要不要坐南朝北还是坐东朝西，它实际上跟所处的特定环境有关系。但是解放以后尤其是当时苏联专家帮助咱们进行的建国初期的一些建设，当时引进了一个苏联社会主义的规划原理，其中就谈到了户户有日照，日照成为居者有其屋的一个重要的福利。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社会福利，分给你了，你在这住一辈子，虽然你年轻的时候不在乎，但你老的时候一定希望房间里有阳光，我可以坐在窗前晒太阳。

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在这些年来逐渐强化的东西，强化到今天，老百姓都知道日照是他的一个权力，如果要遮挡我就不行。所以这件事儿真是绝对化了，也带来很多问题。第一，城市土地不能被充分利用，全部都有日照间距，这中间盖房子就不行，一遮挡就不行。再一个，城市的整个空间结构因为日照遮挡而变得很奇怪，以前我们看老照片也好或者卫星地图也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仿佛是一个军事基地；而今天，我也有几次站在高层比如说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城市，就看不出来这个城市的街道在哪儿，因为建筑和建筑之间的间距远比建筑和街道之间的间距要大。以前要看大街在哪儿看得很清楚，胡同在哪儿也很清楚，然后在这之间就是院子。现在就是高高低低、很复杂、很无序的状态，实际上中间都有一个特别特定的原因，就是日照间距。这对整个城市特色的保持是非常不利的，对城市空间的形成也是很不利。为什么现在大家喜欢欧洲的城市？实际上原来北京的城市也是一个一个小街坊，也有很多胡同，空间是非常清楚的，现在非常不清楚，好像是乱糟糟的一个城市。我觉得这就跟这样一个规划的原则特别有关系。

曹晓昕：现在主要是我们把日照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孤立的因素来讲。如果要挑住宅，一个是50平方米两小时满窗日照的房子，另一个是70平方米半小时满窗日照的房子，可能对于大多数居住条件比较紧张的人来讲他们宁愿牺牲一点阳光，去选择一个比较大的居住环境。

所以一个城市应该是多元化的，要让所有阶层的人群在里头都生活得有尊严，不能到最后一些人去住地下室，作为蚁族混在一个单元里头，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他的尊严。



采光维权

建筑日照



日照-蚁族

说到房子还有个问题，现在的高房价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房子通常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包括现在很多来到北京的年轻人，都是依靠父母的力量才把房子置起来的。但同时大家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只有50年或70年产权，这就让我们觉得没有安定感，即使倾尽几辈子的积蓄，买完房子之后可能还是不能向下传，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崔愷：**是的，为什么我们在国外看私有制体制下发展的建筑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有很多特别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就是因为它是一代一代相传、一代一代修缮才留下来的，所以他对自己的住房特别爱护。现在我们仅仅是利用，我就住那么70年，甚至有人觉得可能我就住三、五年就把它卖了，所以他就不太爱惜。

这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当社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的时候，怎么能够让大家都重视自己的居住质量和建筑品质，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从深层次说还是体现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尊重。

**刘语熙：**这会不会让建筑设计师特别没有成就感，因为你花了很多心血去设计房子，但实际当中的使用人可能对这个房子并不珍惜，就只是住个几年搬走了，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崔愷：**会有，今天下午我的研究生答辩，刚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让我的研究生回访了我过去20多年设计的若干个建筑，有一些学校、办公楼等功能建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被破坏、被误用的情况，甚至有一些地方很粗暴地被扩建。有些事我们会首先自责，哎呀，是不是我设计的建筑不太符合他们的要求，但所有东西都是跟业主充分沟通、讨论过的，按说基本上应该没有问题，尤其是学校，要求功能应该还是比较连贯的，可仍然使用不好。即便是在高等学校这样特别有文化、有知识的地方，大家对建筑的文化感实际上仍然缺乏认知，可是你到国外的大学去看，几百年的老学校中那些老房子用的非常好，它也在不断翻新，里面的设备很现代化，但不管怎样一定会精心保持这个建筑的完整性和历史感。

**曹晓昕：**最后，崔总您实际上是一直致力于本土建筑、本土文化的研究，我特别想知道您对本土文化具体是怎么看的？

**崔愷：**实际上说起来也挺简单，我自己所提出的本土设计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希望你设计的东西是跟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很好的协调关系。换句话说，在设计的时候要想到从当地、当下的这样一个环境中去汲取什么样的一些信息，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有现代的；不仅仅是建筑的，也有其他方面的艺术文化发展，有非常真实的生活。这对设计都有直接的启发，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的居住环境变了，但是它跟传统到底是什么关系，跟今天的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讨论的话题，也是所谓立足本土做建筑设计的一个基本观念。

**曹晓昕：**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邀请张永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问题，包括中西建筑师不同的地位和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相信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希望大家关注。■